

—生活—

马兰店

◎格尼

大寒

“看吧，像俩要饭的！”女人无奈地摇头。

直到大寒那天夜里，两家的土豆终于全部拉完，算算足有半月时间。下一个天黑，机器和热气不会再在院子里闹腾了。三喜和王山换了身干净衣裳，他们要好好喝一杯。王山早早哼起了歌。女人张罗炒几个好菜，王山正高兴，三喜慌忙阻拦了。

“土豆丝，拉皮，片汤，粉面包子。”三喜说。

从拉出粉那天开始，两家人就吃这些，吃得大人孩子看见这些直反胃。女人商量吃点好的，三喜却上来脾气了。

“就吃这个！”三喜吼的时候，梗起的细脖子变成了粗脖子。

“今天是大寒，得吃些肉呢，杀我家的鸡！”王山媳妇笑吟吟地说。

听说是大寒，三喜点头同意了。赶上节气，饭桌上怎么也得热闹热闹。

屋外风吹得紧，不知掠着哪根电线或柴棒，呜呜叫得很是凄惨。三喜家的门缝里飘出炖肉肉的香气，被风趁着夜色舔得干干净净。三喜和王山两人坐在三喜家炕上，饭菜摆好后，三喜和王山面前各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肉。三喜的舌下渗出一股股涎水，他端起酒杯和王山碰了一下，两人一口干了。王山哑巴着嘴，嘿嘿笑。鸡肉的香味一股股冲进三喜的鼻子，三喜抬起筷子准备夹住一块鸡肉往嘴里送，送到嘴边又放下了。他随手抓起一个晶莹剔透的粉面包子吃起来，嚼了半天，伸伸脖子，硬咽下去，噎得直撑胸口。之后，他又抓起一个包子，并喊女人盛一碗片汤来。女人极不情愿，见三喜瞪眼，就把一碗片汤噙着摆下。王山媳妇一个劲问：“那东西就那么好吃？”大咧咧的王山终于心细了一回，他发现三喜吃的是一口气不是包子，也就拾起很有嚼头的粉面包子，和三喜一边碰杯一边啃咬。他们慢慢吃着，吃了一肚子粉面子，到半夜，肚子实在胀得吃不下，两碗喷香的鸡肉一口没动。

整个夜晚，三喜没睡踏实，迷迷糊糊感觉肚里装满冻成铁疙瘩的土豆，冰块一样冷硬的土豆冒着寒气，把胃连同心压得无比疼痛，冷得抽搐。他就使劲裹紧被子。偶尔突然醒来，他听见屋外咯嘣作响，大寒就是大寒，更强的寒流正凶猛地入侵大地，要把整个马兰店冻透。

寒冷凝固了太阳的光芒，好像一张周边参差不齐的剪纸贴在半空，失去了往日的灵动，使大寒之后的这个上午变得模糊不清，物体失去了自己的影子。一辆东风汽车驶进马兰店，停在三喜家大门口，没有影子，只有咣当咣当机械的声音。昨夜实在太冷，一股冷气侵入三喜的身体，一会钻到胃里，一会拱到肠子里，想打嗝打不上来，想放屁也放不出来，就在里面搅合，乱蹿一气。三喜痛得直不起腰，揉搓着胸口来到屋外，冷风差点把他单薄的身子掀翻。他想再去看看仓房的淀粉，整个夜晚，他都感觉他的仓房因为淀粉而亮如白昼。他哈着腰偏偏倒到往仓房挪步，听见有一个分不清男女的声音在不远处说话。那人说自己是一路打听来的，只有马兰店种的土豆没有污染，其它村的土豆不仅上了大量化肥，而且土地周边尽是垃圾场。那些在垃圾场里泡大的土豆长得奇形怪状，想起就叫人恶心，更别说吃。人群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垃圾场长出来的土豆。现在市面需要大量绿色无污染土豆，马兰店只剩叫三喜和王山的人家还有这样的土豆。价格绝对到位，六毛五！

“多少？”三喜听见女人尖叫。

“六毛五！”

“到底多少？”女人哭喊着。

“六毛五啊！”

三喜正拉开仓房门，听清那是男人高亢的声音，就回头看。没看见人，只看了满眼空荡荡的场院。手冻僵了，好不容易把门整个打开，一股冷风吹来，把屋里白得发青的淀粉卷起，扬得四处飞舞，迷住了三喜的眼睛。终于，三喜承受不住胃里那股大寒夜入侵的冷气袭击，痛得全身痉挛，寒战阵阵，冷得彻头彻尾。

康
巴
文
学—高
歌—

心有晴日

◎辛饶

叶响

窗外几抹香樟兀自高耸
连日晴光
把叶片晒得发亮
忽然听到窗外沙沙作响
只当是落雨
推门才知道
是风
催着脆响的叶
来回相撞
叶叶摩擦的声响
竟让我心头
浮起一丝侥幸

太阳的血丝

迎面朝向太阳
闭眼，并非坠入昏暗
而是漫开一片红晕
阳光炽烈，让我看见
眼皮内蜿蜒的血丝
如流动的蛛网
又似纵裂的闪电
在凛冽的空气里
本能让我去感受太阳的味道
那是温暖而庄严的香气

吐纳

吸气时
香柏、黄杏与鸟鸣
一同浸入身体
呼气时
浑浊、哀伤与遗憾
纷纷离散
倦怠尽吐
心底的炽热
竟如一片天空
盛下了两轮太阳
连日阴霾
我心依旧灼亮

迷途未远

车速将路旁的苦楝香撞得更冲
还没有细嗅
气息已转为潮湿
目光也跟着沉暗下来
穿过隧洞的刹那
心尖微颤
所幸洞身不长
微光缓缓划破幽暝
我笃定前行的方向
光在雾霭中徐徐铺展
携着暖意
穿破初冬的寒
迷途的沉寂似已落幕
我凝望那破晓的光亮
却又坦然忧惧
它，到底还能撑多久

—原
乡—

刘家老房子

◎刘启殿

沿着背水的泥汭小路慢慢上爬，小石块绊脚，转过两个之字拐，便到了“歇气台”。那里有一株歪脖子花椒树，背水时汗流浹背，正好在树下纳凉。只是么爸家的猪圈粪水正满，溢出水池顺路而下，苍蝇、牛蚊子和野蜂在粪池中嬉戏纷飞，嗡嗡起落。往前就是老房子。它依台地而建，外有四座猪圈。大门开在二层左側，门前两側拐石梯，二側拐处有两侧偏房共六间，有独立楼梯通顶，其中一间是草料房。一側拐处是石墙吊厕所，两边都是猪圈。

祖祖从小金迁来岳扎，先起茅草房，后盖石屋，爷爷接手后扩建，规模初具。主屋是一座三层回字形石屋，一共十四间，围合着一个中天井。

一层：是牲口圈，开小门平时锁着。进去三间，中间有隐蔽的石梯可上天井，这是当年战备需要的设计，平时在天井处看不见入口。

二层：是天井及中堂。堂屋石板铺就，对开木门，两侧镂空花窗。堂中墙上是木制神龛，久经烟熏火燎，黑漆漆的，上书“天地君亲师”。堂内右前方下沉是烧房，有两处通风口（也是当年的射击口），正中有一根木柱，上有小格子可放洋火，右靠墙是大灶台，大烟囱开口通向天井，烟气沿楼梯而上排出。烧房旁伴有一间黑耳房，位置在砌房正下方。堂屋右后侧是砌房，有木板梯上顶，梯顶有楼门可反锁，上去是面柜粮仓，阿奶的木架床也在那里，右側小窗望出去，满目是葱绿的玉米地。

三层：堂前烟囱处有转角楼梯上去。黑漆花窗，一进两间屋。外间是阿爹的木工房伴小灶台，灶台右靠墙有碗柜，小时身高不够，需爬上灶台取碗。里间右边是一架大木床，左边是床柜式粮仓，床仓两用——我的两个弟弟就降生在这里。

老房子的后墙根，就是我们十几姊妹的广阔天地。那里没有院墙的束缚，只有顺着山势延伸下去的荒坡和梯地。我们像一群撒欢的小兽，顺着屋后的草径就往坡上钻，那片长满野草和荆棘的土地，藏着我们取之不尽的乐趣。

暮色四合，对门山头刚浮起一轮清亮的月亮，我就攥着母亲缝的布鞋往外跑。鞋是新做的，可脚长得快，刚上脚就挤得慌，

索性光着脚板，混进“二麻子”领头的队伍里。老房子在月光下像个沉默的巨人，黑黢黢的屋檐下，背兜、箩筐、玉米草垛都是天然的藏身处。会胜、浩竹、育凡、飞亮几个大孩子动作快，转眼就没了影。我灵机一动钻进鸡圈，裹着暖烘烘的鸡屎味，竟真睡了过去。醒来时四下寂静，只留满身臊气，却也不觉得恼，反倒盼着明日天黑，再续这场没藏完的游戏。

屋背后的山坡里，有找不完的野果，红果、沙参、酸梨子、马桌子、百合、毛桃子、油柿子、水麻泡儿、刺乌泡儿……当然，金黄带红又裂口的毛桃子是我们的最爱。

秋分时节，蝉鸣此起彼伏，生产队的巡逻员来得不那么勤了。几个小伙伴，大的打掩护，小的多光着脚板就悄悄往沟里窜。沟上沟下桃树也多，枝桠间藏着果子被阳光晒得软塌塌的，表皮裂开细纹，露出金黄的果肉，甜香混着青草气往鼻子里钻。我们猫着腰，踩着松软的腐殖土，枯叶在脚下发出细碎的脆响，稍不留神就会惊起几只蚂蚱。胜弟比了个噤声的手势，指指树冠——那里挂着几颗最大的毛桃。二麻子哥立刻会意，捡起石子往枝头一扔，“啪啪”几声，几颗毛桃滚落沟底。此时溪水很少，我们滑下沟底，捡了毛桃，一人一个简单在衣角上蹭两下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混着泥巴和草屑，竟吃出了满山的滋味。

深秋的荒坡更让我着迷。老屋背后的台地，是片叫“黄泥巴二台子地”的玉米地，我跟着几个兄弟往里钻。玉米地刚收过，草垛子还架着，遍地玉米黄叶片，其间“爬地草”尚有几枝嫩叶，草顶挂着露水，黄泥路滑得像抹了油。刚爬上第二层台地，脚下的一滑，整个人摔进玉米叶堆里，屁股被一个硬东西硌得生疼——原来是踩了“菱角刺”。那刺像个带刺的小球，长在伏地的藤上，豌豆大小，圆滚滚的，还好刺不长，没扎破皮。我坐在地上揉着屁股，看着那串串小刺球，反倒笑出了声。光着脚板在野地里跑，摔了跤也不哭，反倒觉得这满地的“菱角刺”、滑溜的泥路，都是专属于我们的宝藏。

我们的老房子，承载着儿时翻飞的记忆。在我的记忆中，阿

奶始终满脸慈祥的笑容，整天忙进忙出，一会儿提猪食，一会儿喂鸡，一会儿扫扫院坝。她经常让我去通烟囱，我麻利地爬上楼梯，拿了根夹着布条的棍子使劲通，阿奶在边上说：“别用大劲，要把烟囱‘夺烂’喔！”事毕她总会给我点好吃的，要么冰糖，要么核桃，要么杂糖，要么苹果、梨子，有时是几颗花生或油柿子，阿奶的裙兜里永远有取不完的小东西。劳动完毕，她常拍拍身上的灰，把衣服理得整整齐齐，然后掏出烟斗，慢慢地挖烟丝，用大拇指压实，从火盆中或灶火中夹个火炭，边点边啞，然后深深地吸一口，脸颊深陷，若有所思，很是享受。

我们的温暖小屋在三楼上。木门一进去，右手就是阿爹的木工床，地上满是芬芳的刨花，我们几姊妹经常从刨花中爬来爬去，满头木屑，嘻嘻哈哈地笑。再往右是一张藏式木桌，黑色的，长方形，长约三尺，宽约一尺五寸，高约一尺五寸，有一小抽屉。三姊妹也无需板凳，各霸一方，端着搪瓷小碗，蹲着跪着就餐，多用绿色搪瓷小勺，有一钢勺，那是稀罕之物，都难免争一争。内堂门口挂着一幅卷轴对联，白底黑字，左为两只仙鹤，右为松枝，联文写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右側木花格窗上挂着铁皮毛主席彩色画像，中年模样，下巴有颗黑痣，神采奕奕。据老爹讲，是向一位支边的高材生求来的。最右边靠墙，从左手起依次是扁式牛皮背带背水桶、有盖大水缸、泔水桶、猪食桶和一只洗脚盆，都是木制品。墙上一排厨具：卷草大铜瓢、大长铁柄汤勺、小铁柄汤勺、铝制饭勺、竹制刷把，架上横置一根木扁担。

有一次，二弟口渴，向我们大的要水喝，都没在意，发现时他正用小汤勺在脚盆里舀水，也不知喝了没有！还有一次，穿开裆裤的小小去大木缸舀水，差点栽倒，当时有大半缸子水呢，想起来都后怕。

如今再回老屋旧址，房基轮廓尚在，又多了几处坟冢，鸡圈早拆了，荒坡也种了果树。梦中，每当月光洒在院坝，或是踩到带刺的草籽，那些藏猫猫的笑声、摔跤后的傻笑，就会从记忆里冒出来。童年就像那轮山月，虽已远去，却总在某个瞬间，照亮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我们家的老房子，位于丹巴县岳扎乡岳扎村的刘家坡，坐落在坡正中央，前水后山。这片土地上至纳顶，下至小金河，左接磨科，右至酸梨树沟，被群山温柔环抱。旧社会这里曾是纳顶娃的放牛场，遍地黑荆棘。老房子所在的三层台地，当年或许就是放牛娃歇脚烧茶的好地方。

—原
乡—

刘家老房子

◎刘启殿

沿着背水的泥汭小路慢慢上爬，小石块绊脚，转过两个之字拐，便到了“歇气台”。那里有一株歪脖子花椒树，背水时汗流浹背，正好在树下纳凉。只是么爸家的猪圈粪水正满，溢出水池顺路而下，苍蝇、牛蚊子和野蜂在粪池中嬉戏纷飞，嗡嗡起落。往前就是老房子。它依台地而建，外有四座猪圈。大门开在二层左側，门前两側拐石梯，二側拐处有两侧偏房共六间，有独立楼梯通顶，其中一间是草料房。一側拐处是石墙吊厕所，两边都是猪圈。

祖祖从小金迁来岳扎，先起茅草房，后盖石屋，爷爷接手后扩建，规模初具。主屋是一座三层回字形石屋，一共十四间，围合着一个中天井。

一层：是牲口圈，开小门平时锁着。进去三间，中间有隐蔽的石梯可上天井，这是当年战备需要的设计，平时在天井处看不见入口。

二层：是天井及中堂。堂屋石板铺就，对开木门，两侧镂空花窗。堂中墙上是木制神龛，久经烟熏火燎，黑漆漆的，上书“天地君亲师”。堂内右前方下沉是烧房，有两处通风口（也是当年的射击口），正中有一根木柱，上有小格子可放洋火，右靠墙是大灶台，大烟囱开口通向天井，烟气沿楼梯而上排出。烧房旁伴有一间黑耳房，位置在砌房正下方。堂屋右后侧是砌房，有木板梯上顶，梯顶有楼门可反锁，上去是面柜粮仓，阿奶的木架床也在那里，右側小窗望出去，满目是葱绿的玉米地。

三层：堂前烟囱处有转角楼梯上去。黑漆花窗，一进两间屋。外间是阿爹的木工房伴小灶台，灶台右靠墙有碗柜，小时身高不够，需爬上灶台取碗。里间右边是一架大木床，左边是床柜式粮仓，床仓两用——我的两个弟弟就降生在这里。

老房子的后墙根，就是我们十几姊妹的广阔天地。那里没有院墙的束缚，只有顺着山势延伸下去的荒坡和梯地。我们像一群撒欢的小兽，顺着屋后的草径就往坡上钻，那片长满野草和荆棘的土地，藏着我们取之不尽的乐趣。

暮色四合，对门山头刚浮起一轮清亮的月亮，我就攥着母亲缝的布鞋往外跑。鞋是新做的，可脚长得快，刚上脚就挤得慌，

索性光着脚板，混进“二麻子”领头的队伍里。老房子在月光下像个沉默的巨人，黑黢黢的屋檐下，背兜、箩筐、玉米草垛都是天然的藏身处。会胜、浩竹、育凡、飞亮几个大孩子动作快，转眼就没了影。我灵机一动钻进鸡圈，裹着暖烘烘的鸡屎味，竟真睡了过去。醒来时四下寂静，只留满身臊气，却也不觉得恼，反倒盼着明日天黑，再续这场没藏完的游戏。

屋背后的山坡里，有找不完的野果，红果、沙参、酸梨子、马桌子、百合、毛桃子、油柿子、水麻泡儿、刺乌泡儿……当然，金黄带红又裂口的毛桃子是我们的最爱。

秋分时节，蝉鸣此起彼伏，生产队的巡逻员来得不那么勤了。几个小伙伴，大的打掩护，小的多光着脚板就悄悄往沟里窜。沟上沟下桃树也多，枝桠间藏着果子被阳光晒得软塌塌的，表皮裂开细纹，露出金黄的果肉，甜香混着青草气往鼻子里钻。我们猫着腰，踩着松软的腐殖土，枯叶在脚下发出细碎的脆响，稍不留神就会惊起几只蚂蚱。胜弟比了个噤声的手势，指指树冠——那里挂着几颗最大的毛桃。二麻子哥立刻会意，捡起石子往枝头一扔，“啪啪”几声，几颗毛桃滚落沟底。此时溪水很少，我们滑下沟底，捡了毛桃，一人一个简单在衣角上蹭两下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混着泥巴和草屑，竟吃出了满山的滋味。

深秋的荒坡更让我着迷。老屋背后的台地，是片叫“黄泥巴二台子地”的玉米地，我跟着几个兄弟往里钻。玉米地刚收过，草垛子还架着，遍地玉米黄叶片，其间“爬地草”尚有几枝嫩叶，草顶挂着露水，黄泥路滑得像抹了油。刚爬上第二层台地，脚下的一滑，整个人摔进玉米叶堆里，屁股被一个硬东西硌得生疼——原来是踩了“菱角刺”。那刺像个带刺的小球，长在伏地的藤上，豌豆大小，圆滚滚的，还好刺不长，没扎破皮。我坐在地上揉着屁股，看着那串串小刺球，反倒笑出了声。光着脚板在野地里跑，摔了跤也不哭，反倒觉得这满地的“菱角刺”、滑溜的泥路，都是专属于我们的宝藏。

我们的老房子，承载着儿时翻飞的记忆。在我的记忆中，阿

奶始终满脸慈祥的笑容，整天忙进忙出，一会儿提猪食，一会儿喂鸡，一会儿扫扫院坝。她经常让我去通烟囱，我麻利地爬上楼梯，拿了根夹着布条的棍子使劲通，阿奶在边上说：“别用大劲，要把烟囱‘夺烂’喔！”事毕她总会给我点好吃的，要么冰糖，要么核桃，要么杂糖，要么苹果、梨子，有时是几颗花生或油柿子，阿奶的裙兜里永远有取不完的小东西。劳动完毕，她常拍拍身上的灰，把衣服理得整整齐齐，然后掏出烟斗，慢慢地挖烟丝，用大拇指压实，从火盆中或灶火中夹个火炭，边点边啞，然后深深地吸一口，脸颊深陷，若有所思，很是享受。

我们的温暖小屋在三楼上。木门一进去，右手就是阿爹的木工床，地上满是芬芳的刨花，我们几姊妹经常从刨花中爬来爬去，满头木屑，嘻嘻哈哈地笑。再往右是一张藏式木桌，黑色的，长方形，长约三尺，宽约一尺五寸，高约一尺五寸，有一小抽屉。三姊妹也无需板凳，各霸一方，端着搪瓷小碗，蹲着跪着就餐，多用绿色搪瓷小勺，有一钢勺，那是稀罕之物，都难免争一争。内堂门口挂着一幅卷轴对联，白底黑字，左为两只仙鹤，右为松枝，联文写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右側木花格窗上挂着铁皮毛主席彩色画像，中年模样，下巴有颗黑痣，神采奕奕。据老爹讲，是向一位支边的高材生求来的。最右边靠墙，从左手起依次是扁式牛皮背带背水桶、有盖大水缸、泔水桶、猪食桶和一只洗脚盆，都是木制品。墙上一排厨具：卷草大铜瓢、大长铁柄汤勺、小铁柄汤勺、铝制饭勺、竹制刷把，架上横置一根木扁担。

有一次，二弟口渴，向我们大的要水喝，都没在意，发现时他正用小汤勺在脚盆里舀水，也不知喝了没有！还有一次，穿开裆裤的小小去大木缸舀水，差点栽倒，当时有大半缸子水呢，想起来都后怕。

如今再回老屋旧址，房基轮廓尚在，又多了几处坟冢，鸡圈早拆了，荒坡也种了果树。梦中，每当月光洒在院坝，或是踩到带刺的草籽，那些藏猫猫的笑声、摔跤后的傻笑，就会从记忆里冒出来。童年就像那轮山月，虽已远去，却总在某个瞬间，照亮心底最柔软的角落。